

## 姥家的杏树

□ 闫晓东

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。

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红顶麻雀，从小院飞起。一顶翠绿硕大的树冠，闪着点点金黄，杏香飘荡，荫蔽了整个小院。下面是草房、猪圈……枝叶缝隙间，一个小小的人影儿正忙碌着……

姥家的那棵大杏树，从我记事起，就耸立在窗前的院子里，蓬然撑起蓝天。

春天，这棵巨大的杏树，满身的枝枝杈杈，渐渐细腻红润。满树的花苞，次第绽开，白里透粉，中间点染着初露叶芽的绿。温润的春风拂过，花香飘荡，蜜蜂“嗡嗡嗡嗡”地起起伏伏……这时，杏花树下，脚步轻盈的姥姥，不是拎着木桶到猪圈门口“唠唠唠”地喂猪，就是扎着围裙从后院柴垛抱回金黄的苞米秆……

当杏树褪去粉红的外衣，浑身便缀满了绿莹莹的小青杏了。长到手指肚大小，就可以吃了——那清脆酸涩外加白嫩果仁的清香，常吃得我眯眼咧嘴却又欲罢不能。

我五岁那年，杏树的主干，突然枯了一半。树枯的那一年，四十五岁的姥爷死了。

六岁的老舅、四岁的老姨和我，望着主干枯了一半的杏树，望着上面满树的青杏。

树死了一半还能活吗？那满树的青杏绿叶怎么办呢？秋天我们还能吃到金黄甜润的大杏了吗？一次我拿了炉钩子去挖，挖那树干死枯的分界线，不但枯的那一半确实枯了，而且还枯向了外表好着的那一半的树芯。我看着自己抠出的那个树洞，感觉它可能会疼吧，赶紧又把洒到地上的木屑捡起来给它塞上。

青杏树在院子的风中沙沙作响，姥姥依旧在院子里忙着干活：喂猪、下酱、栽大葱……她粘着草叶的乱发，在风中微微飘拂。消瘦的她，常往嘴里填一种白色药片。

杏树没有死，枝叶依旧青绿，杏儿渐渐黄熟，我们依旧在树荫下欢乐。

那一年的杏树依然是绿叶中金光闪闪，依然是秋风一吹唰唰唰一地金黄，依然是颗颗大杏饱满甜润。

一年过去了。

两年过去了。

三年过去了……

那半棵杏树没有枯萎，那一半的树干，养活起整棵大树。

多少年后，经历岁月和世事的洗礼，我越来越真切地听到那拼力供给汁浆的汩汩奔流声，听到那抵御大风的吱嘎作响声，听到那硬撑着一树沉重的吭哧声。这半棵树干，必得以加倍运转的血脉才能滋养这一树繁茂鲜活，必得以加倍坚韧的筋骨才能扛住这世间风雨的摧折，必得以加倍绷紧的神经才能撑住这硕大沉重的树冠……

满树的枝叶依旧繁茂青绿着，满树的杏儿依旧圆润金黄着。

八个未成年的姨舅，在树荫下的院子里逐渐长高。

随后的很多年，这半棵树下，摆过八个姨舅的喜庆酒席，横陈过大舅的沉重棺槨，盖起过老屋被焚后的新房……

这半棵树下，姥姥干瘪的嘴唇，一直嚼着白色的去痛片，“咯哪咯哪”地嚼，抿抿嘴唇，咽了。仿佛一晃，那半棵大杏树已不在十余年了。

昨天在医院，一个奶奶领着孙子看病，我顺口问妈妈怎么没来呀？孩子闪着大眼睛：“妈妈跟有钱的好男人享福去了！”

我——忽然又想起那半棵杏树。

晚上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麻雀，飞过姥姥家的院子。四下张望，光光的，旷旷的。我落下来，立在那儿，立在当年的半棵杏树下。忽然，我又听到那唰唰的树叶声，又嗅到那淡淡的杏香。抬头一看，一片蓬然翠绿中生出无数金子闪耀……

一阵琅琅书声，似远似近似真似幻：

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。

攀条折其荣，将以遗所思。

馨香盈怀袖，路远莫致之。

此物何足贵，但感别经时。



《秋的喜悦》 套色木刻 44.5×54.5cm 周冬华

## 锡伯人家

□ 韩文莲

从街里到锡伯屯，十几公里的水泥路，中巴半个小时就到了。

早先村屯间还是土路，两边是苍老的榆树。偶尔有骑马人，粮车，羊群，雪爬犁从路上经过，如东布尔弹拨悠扬的琴弦，静静的松嫩大平原，就在这或缓或急的曲调中醒来。

锡伯族是黑龙江五小世居民族之一，史载“儿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。少长则射狐兔，用为食。力士能贯弓，尽为甲骑。”先民们辗转于大兴安岭、黑龙江一带，逐渐往南迁徙到盛京京师，清嘉庆年间移旗屯垦回迁到这里，与满汉等民族不断融合，如今能详诉祖辈历史的年轻人已不多了。

这是个两百多年前双城堡屯田时的陈镶黄旗屯。近年挖掘锡伯民俗，修了文化墙，操场上跳着民族秧歌，夏观红莲锦鲤，冬赏北国风光，吸引了本区乃至外地游客来此驻足。小屯人没想到，空置的房子成了特色民宿，自产的杂粮小菜也成了招人稀罕的绿色无公害食品。

出门时飘着小清雪，到屯子雪大起来了。纷扬的雪絮笼罩四野，白茫茫的小屯，雪花不知疲倦地铺上一层又一层，铺完这家铺那家。从屯东到屯西，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一只黑猫站在榆树底下，没等到跟前，蹭一下溜走了，雪面撒了我们满脸满身。下白了！下棉花了！循声望去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抛着雪团，一溜烟跑进另一条小巷，留下深深的脚窝。

这银色世界，雪花清凉，洗涤肺腑。踩着一个脚印，心慢慢平复下来，雪是最治愈的。白院墙青瓦顶，覆雪下露出一溜黑瓦檐儿。走到红砖黛瓦三间房门前，铁大门挂着铜锁，往院里看，积雪平展展泛着冷光，门旁的三轮车盖着雪被，看来好久没人走动，整个院落像在冬眠。

我折根树枝，打着积雪。许是声响惊动了邻居，那边墙内探出个高高的发髻。是串门的吧，那院没人。我朝她笑笑，没事，溜达溜达。大姐中等个，嗓门亮，红羽绒服跟黑漆大门中间的大福字一样热烈晃眼。多冷啊，进来暖和暖和。大姐的快言快语一下子就让人三神四魄暖洋洋了。进了屋，西墙上方供着祖宗匣子，下面柜盖上一盆好骨头，满屋子肉香。北炕一个两三岁的小孩，一双眼睛黑葡萄一样看着我们。大姐抱起孙女，撵走了卧在炕沿下的小花狗，让我们炕里坐。

很幸运，这是户锡伯人家。是呀，这难得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，我们就是来找寻那些往昔的碎片，那些古老民族遗存的。大姐边干活，边跟我们聊开了。

俺小时候是土坯草房，中间是堂屋，门两边是锅灶。东、西是住屋，屋内是万字炕。长辈住南炕，小辈们住北炕，西边条炕摆箱柜，靠西山墙供吉利妈妈。

窗户上下对开，下边窗户安玻璃，上窗糊窗户纸。每年上冬前都要糊新窗户纸，用鸡毛翎子刷上豆油，这样窗户纸又亮又结实。后院有棵海棠果树，园子比现在大多了。出了院门，不远就是大甸子。春天明亮的早晨，跟着麻鸭白鹅们去河边，鸭鹅扑通扑通下了泡子，俺们就去挖小根蒜、苜蓿菜，采鲜嫩的柳蒿芽。绿茸茸的草坡上，开着赤橙黄白蓝各色小花。夏天，园子里的柿子，香瓜，姑娘，小旱黄瓜，摘了就吃。哪像现在，菜买回来又洗又泡的还怕不干净。傍晚，在树荫下支起铁锅，从泡子里刚捞的胖头鱼去鳞，开膛，加点盐和干辣椒，添着柴火，合着《雅琪娜》的歌声慢慢入味。

太想听锡伯族古老的民歌了。整个屋子安静下来，大姐摇着孙女胖乎乎的小手，有节奏地打着拍子，轻轻唱起：

“雅琪娜，是谁谋生时？雅琪娜，是你我老两口谋生时。雅琪娜，是谁在江岸？雅琪娜，是咱老两口在江岸。雅琪娜，是谁没有帐篷？雅琪娜，咱们老两口没有帐篷。雅琪娜，谁要搭帐篷？咱们老两口搭帐篷吧。雅琪娜，谁要割青蒿？雅琪娜，咱老两口割青蒿吧。雅琪娜，是谁搭了帐篷，一搭是个小帐篷。雅琪娜，谁在寻找鸡？雅琪娜，老伴儿你也找到了鸡。雅琪娜，是谁要养猪？咱们老两口养猪吧。雅琪娜，谁要织网？咱们老两口织网吧。雅琪娜，谁要捕鱼？咱们老两口捕鱼吧。”

歌声把我们带到原始的自由自在的遥远情境，到后来，我们禁不住跟着哼唱，“雅琪娜，谁要捕鱼？咱们老两口捕鱼吧。雅琪娜……雅琪娜……”是啊，祖辈们曾经金戈铁马，渔猎农耕，一代代繁衍生息，为这块黑土地注入灵气，注入蓬勃的生机。好听的歌儿，数不清的故事，听多少遍唱多少遍，也听不够，唱不够。

发面饼好了。大姐说这是锡伯人喜欢的面食，头晚发面，第二天使碱揉匀，上锅翻几翻，两面胀鼓鼓就熟了。发面饼松软香甜，不用啥菜，就点儿咸菜酱吃都老好了。过去细粮少，也用小米饭掺白面烙饭饼，用芸豆掺苞米面烙花脸大饼子。大姐又端上大糙子水饭，蘸酱菜，干豆角丝炖五花肉。一碟酱，一碟花咸菜。花咸菜红白绿紫，色泽好看，爽口鲜脆。我特意记了做法：芹菜、大头菜、红辣椒、青椒、胡萝卜、葱、姜，洗净切丝和段，撒盐搅拌均匀多余水分就成了。要不是刚吃完饭，我们断不会拒绝大姐一家的感情。

扑棱，一只喜鹊腾空而起，飞过树梢，把我的思绪也拉了回来。返程车上，同伴发了贝伦舞图片和锡伯大饼、花咸菜的视频，瞬间收获一串小小心心，果然是秒赞！透过窗子回望，小屯像颗蘑菇丁，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莽野之中。

## 写给故乡的日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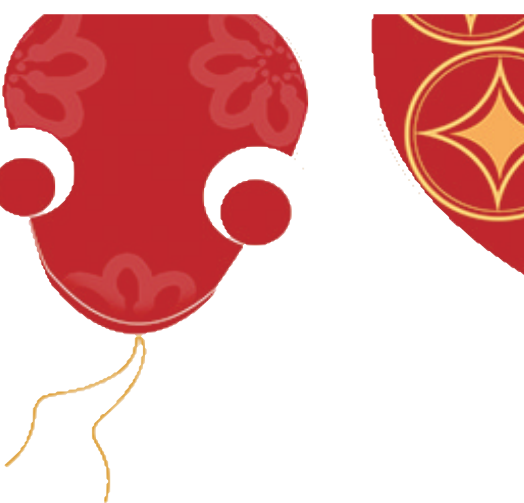
□ 路屿乔

距出发还有段时间，我在附近转悠着寻觅早餐，竟又遇到了往回走的遛弯大爷。他特意嘱咐我，要走过车站一条街去吃，那条街上包子、油条、豆浆、饼和粥都有，便宜又好吃。

哈尔滨冬天很冷，寒风冷冽而坚硬，直刺到人的骨头里去。几场大雪纷纷落下来，世界蒙上一层纯净而忧郁的白色，这一片漫长无尽的冰天冻地，看上去如此寂寥。可偏偏却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，拥有最真诚的善意、炽热的胸怀，也毫不遮掩，像通红的炉火，向外散发源源不断的温暖。

走了两条街，路口看到一家冒着热气的小店，我在门口的桌旁坐下，把行李箱随手倚在门旁。街上空荡荡的，人们也许还在睡梦里，红绿灯隔着包子蒸屉散发的雾气闪烁，老板忙碌的身影显得模糊。买的半屉包子和豆腐脑刚吃完，一个中年男人要打开我行李箱倚靠着的那扇门进店，我正要起身去挪走行李，他说“没事，孩子，你坐着吃你的”，顺势提着手行李放在我旁边，转身进屋去了。

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。仔细回想，离开这片土地后，我从没有在哪处被自然地当作孩子称呼和照顾。多年来在他乡小心维持着的分寸与边界感，习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，如同披上一层厚重的外壳，而在这个清晨到面前的瞬间，在阔别已久的故乡面前，全部卸下。如果认真描述，那应该就是



## 说蛇

□ 赵国春

蛇年的到来，仿佛唤醒了人们关于蛇的种种传说与遐想。因为蛇在十二生肖中，总是带着神秘的色彩。

蛇，是蛇目爬行类动物的总称。目前，全世界约有4000种蛇。可以分为毒蛇、游蛇、蟒蛇这三大类，其行走姿态千姿百态，或直线行走或蜿蜒曲折地行进。蛇，那修长而灵动的身躯，蜿蜒于草丛、穿梭于石缝，如同大自然的精灵，优雅而神秘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蛇具有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。

蛇，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怕的爬行动物。成语中的“杯弓蛇影”，俗语中的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怕蛇的心理。人们认为蛇聪明，但也凶残和奸诈，才有了奸诈的人被称为“蛇蝎心肠”。在民间，属蛇的人都回避这个“蛇”字，婉转地说属“小龙”。

在古老的神话中，蛇有时是邪恶的象征，有时又代表着智慧与重生。

传说中，人类的祖先伏羲和女娲皆是人首蛇身。他们的结合创造了人类，赋予了人类生命和智慧。这一传说，让蛇在人们心中有了创生和繁衍的寓意，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与传承。

人们常说蛇狡黠而灵活，其实那是它生存的智慧。它懂得在寂静中等待，以耐心和敏锐捕捉瞬间的机会。它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独特的光芒，那是岁月赋予它的铠甲，也是它坚韧生命的象征。

蛇蜕皮的过程，恰似一次次的新生，褪去旧的束缚，迎接新的开始。这是蛇给予我们关于生命蜕变的启示，告诉我们在困境中要有勇气告别过去，勇敢地迎接未来。

在我国民间，蛇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表现。蛇崇拜：在一些地区，人们将蛇视为神灵或保护神，认为蛇具有神秘的力量和灵性，能够保佑家族平安、风调雨顺。蛇图腾：部分少数民族将蛇作为图腾，象征着部落的起源和力量，族人对其怀有敬仰和尊崇之情。求雨习俗：有些地方认为蛇与水有关，通过祭祀蛇来祈求降雨，缓解旱情。镇宅辟邪：人们相信蛇有辟邪的作用，会在家中摆放与蛇有关的物品，以驱除邪祟，保护家宅安宁。蛇舞表演：在一些传统节日或庆典活动中，会有蛇舞表演，舞者通过模仿蛇的动作，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。生育象征：蛇的繁殖能力较强，因此在民间有时被视为生育和多子多福的象征。

这些民间蛇的民俗反映了人们对蛇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关于蛇的民俗。在彝族的创世神话中，蛇被视为创世神的化身之一。部分壮族地区崇拜蛇神，认为蛇能保佑族人平安、五谷丰登。在一些祭祀活动中，会有与蛇相关的仪式。

我国还有不少关于蛇的文艺作品。传统戏曲《白蛇传》，讲述了白蛇白素贞与凡人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。神话故事《山海经》中也有关于蛇的描述，其中一些蛇形神兽的记载，反映了古人对神秘力量和未知世界的想象与敬畏。

如今，蛇与现代人的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医学领域，蛇毒、蛇胆、蛇皮被用于研发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，为人类健康贡献着力量。蛇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时尚设计中，其独特的曲线和纹理为设计师们带来了无尽的灵感。此外，在一些地区，蛇类养殖成为特色产业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。

蛇年，愿我们汲取蛇的智慧与坚韧，以灵活的姿态应对生活的挑战。

我从小到大深深熟悉的，没有一丝刻意就从内心里自然散发出来的真诚善意，它也不曾察觉地刻在我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里。这大概是故乡对我的馈赠。

再抬起头时，启明星已不知所踪，夜幕降下，天色泛白。一个久违的清晨来临。坐上回县城的列车，沿途经过黑色的土地、金黄的玉米高粱、稻田和湿地，故乡的模样真切地出现在我眼里。于是想到，接下来秋风很快会把大片的杨树叶子都染黄，吹落最后掉光，迎来寒冬腊月一片寂寥、茫茫无边的雪地，大雪过后厚厚的积雪会没过膝盖，鼻尖和脸颊都会冻得通红发凉，一进屋眼镜会立刻蒙上一层白雾，永远奔流向前的松花江水也会悄悄地结冰。

接着想到，明年夏夜还会有一树蝉鸣，街头广场上花花绿绿的秧歌队、二人转轮番上场，江畔公园里悠扬的女声唱着《山楂树》，太阳岛上循环播放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夕阳下的手风琴、萨克斯风、小提琴奏响一首首乐曲，夏夜里湖面上金色月光绵延流淌，夜市烧烤摊上人们碰杯、欢声笑语，烤炉上的大肉串冒着油，滋滋作响，身边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彼此问候。

冬夏轮转往复，也许生命还会颠簸、流离，但这片土地是我永远可以栖息的地方，温柔却有力地承托住暗夜里迷茫破碎的灵魂，滋养我的精神和思想，让我能够频频回望，不停歇地思考与前行。

